

草原上的事物

□ 海勒根那

云雀与蒙古百灵

在草原上,有两种鸣禽我总是分不清,一为云雀鸟,一为蒙古百灵,它们体型相像,都麻雀般大小,叫声却千回百转,非同寻常。从冰融雪化的春天,一直到行行大雁列队南迁,云雀鸟和蒙古百灵的啁啾是草原上最嘹亮悠扬的音符,听到它们的啼啼就知道草原近了,万物复苏了,草长莺飞了,一岁枯荣了。

为了分辨它们,我曾经细心地观察过辽阔的天空上那一只只小小的身影。如果没出错的话,我以为那些总停留在空中鸣叫的小家伙应该是“额勒”(蒙古语:云雀),它们以天为幕,喜欢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特别是求偶的季节,它们上下翻飞,一会儿高过云际,在流云的缝隙里,在目力几乎不及的浩渺的深空中尽情歌唱,一会儿又降落到某个制高点,像一枚小小的钉子一动不动地钉在天上,一成不变的是它那热烈而高亢的、繁复且起伏跌宕的歌喉,有时真让人担心,它小小的身体会因为激动,因为歌声用力过猛,而烈焰成一缕灰烬。

蒙古百灵则略有不同,它们很少像云雀那样堂而皇之悬停空中,更多时候,它们探头探脑地隐匿于草从沙地,不需要什么舞台,只要一个土包就够了,就可以振翅而歌,只要它们愿意,随随便便就能模仿各种鸟儿的叫声,甚至蛙虫之鸣,当然包括云雀。当一只额勒在天上动情婉转时,草地里若有另一只热忱呼应,那不一定是它的伴侣,更可能是惟妙惟肖的“百灵学舌”。它激情四射,妙语连珠,翻唱好一通草原原住民的各种曲目,某一刻却突然闭上嘴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然后疾步啄食草籽或昆虫而去。接下来,填饱肚皮的三只两只蒙古百灵会贴着草坡和丘壑低飞,像无所事的孩子那样东边捉捉迷藏,西边丢丢手绢,四处播撒它们曼妙的歌声。

我以上说的这些,其实只是蒙古百灵惯常的情形,千万不要以为它们不会展翅高飞,一旦来了兴致,小家伙们便像子弹那样弹射到空中,进而一拔冲天,我们甚至来不及看清它是怎样做到的,就已直上九霄云外。此时,令我们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连影子都见不到的它们,竟然将嘹亮的啼鸣传到了地面,“空山不见鸟,但闻鸟语响”,那声音的穿透力也像一颗颗子弹,瞬息击中我们的心灵。

每到草原上去,我总会长久地仰望天空,寻找云雀和蒙古百灵的影子,我想看到它们高蹈于天空上的样子,向往它们与日月星辰多么接近,那是何等的神遥与自由,何等的欣悦与欢喜,可是人类所不能及……这样想着,我以为它们更有可能是上天的使者,为了窃听草原的秘密,所以派出这些小精灵,用心模拟了草原的声音,然后带到了天上去。

草原上的马群

来呼伦贝尔之前,我从未见过那么多马,它们分群而栖,随处可见,有的十几匹,有的数十上百不等,大多处于半野生状态。当地的牧人,无论巴尔虎、布里亚特、达斡尔、鄂温克,抑或汉族人,都有养马的习俗,养马并非为了买卖和发家致富,而是出于喜爱。牧主人除了优胜劣汰地处理掉一些老弱病残之外,一般都任其繁殖。养马也较其他牲畜省事,一年四季野外放养,主人只需隔三岔五去寻马它们的踪迹,或春天产驹、丰收季节马打烙印时才把它们圈回家里。所以,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马群还野性未泯,保持着原始族群关系,肆意游走于草原林海、湖河溪畔,冬啃霜雪,夏饮甘泉,自由自在,宛若天之骄子。尽显大自然所赋予的美丽天性,焕发出生命该有的勃勃生机。

如果说云雀和蒙古百灵是草原的音符,那么成群的骏马就是草原的魂魄。一片草原上若没有了马,那只会是一片没有灵魂的荒野,会缺乏俊美、高贵、飘逸,甚至奔腾和勇气。所以,我到草原去,总要探望这些马儿,就像探望隐于大野的至亲。我在任一马群的旁边坐上一会儿,看它们突突地打着响鼻,扬鬃甩尾拍打蚊蝇,偶尔三两匹顽皮嬉戏,你追我咬吱吱嘶鸣。夜晚将至,我就仰躺草地,举望它们高出大地的山脊般的马背剪影,静静地倾听它们嚙嚙择草的声音,那窸窣的锯齿声被习习晚风吹送,让我心醉神迷,只想躬下身来,像马儿那样去用嘴唇唇热吻大地母亲……

一个马群大体会有一个匹大公马统领。公马一般正值壮年,膘肥体健,毛色油光锃亮,生龙活虎,在马群中十分打眼。作为一家之主,公马对自己的马群负有引领、维护、捍卫的职责,所以,它往往兼具勇敢、坚韧、智慧和明辨危险,是非的品格。

有一次在鄂温克草原,我为了拍摄一个大马群想靠近它们一些,一匹健壮的公马远远地向我跑来,它把我当成了入侵者,冲我突突地打鼻警示,闪转腾挪,向我展示它绸缎样的皮毛,瀑布般的长鬃鬃尾,石碾似的肌肉,和一身高超的武艺。我与它对峙了片刻,它的眼神炯炯,却没有敌意,而是充满了星辰般的明亮和善意的劝阻,那一刻我退却了,为了它这份温良的警告。回来后我写下了诗歌:我举起了双手/向一匹马臣服/向一片草原和一群马的领地臣服/落日也有主权/我向那/恢宏的盛大的自然/自然中最宝贵的自由与尊严/臣服/……

是的,这些人类驯养下的马群,还保留着那份无拘无束、无畏无惧的秉性,这是大自然最后的尊

严,是人类永远不可践踏的尊严。

芬芳的牧草

到了呼伦贝尔,你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阔。那一碧千里的沃野,起伏跌宕的山峦,纵横蜿蜒的河流,共同绘就了草原的大美之境。这是天然形成的优良牧场,没有人工播种,也不需要谁来浇灌,只得大自然的慷慨赠予。我迷恋这片草原,更沉醉于牧草的芳香。也许有人会诧异牧草的香气,我想说,那是你没有到过内蒙古最北部的这片净土,尽管近几十年里它曾遭受过种种矿业、农耕和人为的侵蚀,却纯粹依然,芬芳依旧。那清香是庄稼地和蔬菜田所没有的,是城市草坪和公园绿植所不具备的,那是自然牧草的清香,醍醐灌顶,沁人心脾。特别是几场春雨过后,群山返青,遍野吐绿,你站在呼伦贝尔草地,会发觉迎面扑来的是不是风,是万顷草香,而置身其中的你正醺醺欲醉。

为了弄清这香气的来源,我曾仔细地研究过这些野草。六月末的一天,在陈巴尔虎的一片放牧场,我细数了一米见方的野生植物种类,节节攀高的是针茅草和冰草,开着大尾巴紫花的是马鞭草,枝叶繁茂的是野苜蓿,娇艳火红的萨日朗与黄灿灿如金的野罂粟竞相比美,绿莹莹的香蒿和密密匝匝的碱草你围我绕;再下面是矮墩墩的车前子,多肉植物和害羞的小草蘑……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草,方寸之间竟然有二十几种,但这还只是被牲畜天天啃食的稍有退化的草场。今年盛夏,我到鄂温克草原去,真正见识了古诗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因为雨水丰沛,留作秋季打草的草场一片榛莽,草深处接近腰际,那比麦地还要繁茂不知多少倍的草地,用“百花盛开”形容绝不夸张,那是怎样一片争奇斗艳的七色花海呢——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马鞭草、萨日朗等,铺天盖地的还有粉色风毛菊、野火球、野麦花、红车轴草,摇曳如海的枣红色榆果,紫色的石沙参、穗花、野苜蓿也使出浑身解数,盛开出繁星点点的小紫花来;密如繁星的还有小黄花北柴胡、小白花防风草和石头花,同样开细碎白花的还有高过所有野茫的草中“骆驼”——叉分蓂(酸浆草);而一枝独秀的野百合花,像花中的皇冠王后,傲然独立在万千花间;低调而寂寞的车前子此时都不甘落后,纷纷抽出了绿色的长穗……那数不清的草种呵,那大野茫茫的草海、花海呵,无边无涯,一直连绵到天的尽头,那是天地怎样的恩泽与造化,赋予大自然如此的富饶、美丽和繁盛。

呼伦贝尔的牛马羊和野生动物就这样渴饮泉水,饥食百草,百草中不乏赤芍、黄芪等名贵的中草药,牲畜和鸟兽各取所需,愈病健体,这是天地赐予它们的口福,而牧人尽心经营牲畜,以其为食,这就是草原千百年来和谐与共,万物因此而生生不息。立秋时节,牧人们开始收割了,就像牧草们知道天凉了一样,打草机过处,那些没过膝盖的野草便滚到一起抱团取暖,一捆捆一垛垛,星罗棋布在草原上,仿佛是他们写给大地秋天的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诗句。那新刈过的草地,草香竟然愈发浓郁,原来它们的体液也是香的,此时正随着打草机肆意流淌,流成一条条看不到摸不着的香河,只有鼻息能够感知,能够触摸到它们的流向,那香气直至呛出人的眼泪,那是被草香感动的泪水……

在这篇散记结尾时,我恍然记起一年冬季去伊敏苏木采风,闲时帮助牧主人为牛羊添草,我打开一捆牧草,把它摊拨开,一股草的陈香随即扑面而来,让我不由得惊叹,原来草的香气一直被包存在里边从未散去,我问牧主人,这牧草储存多久了,牧主人很随意地告诉我,大概有两年了吧,前年的草丰收了,一直留存到现在。

哦,原来干枯的草也是香的,我摘了一根枯草放在嘴里嚼一嚼,却是盛夏草原的味道……

草原夜色美

傍晚将至的时候,草原也变得宁静起来,昆虫们不再躁动,纷纷躲到草从里去,云雀刚刚还在天空迎着落日和最后一抹夕光炫舞,这会儿就像一块石头那样,直直地砸向地面,瞬息不见了踪影。夏日的夜来得足够晚,太阳在七点半以后徐徐落到天边去,先是把一大片云霞的边缘染红了,接着,暗淡的山岗也被它点燃起来,照这样下去,它会烧毁一切,可地平线太厚重了,像巨大的不可动摇的铁板。晚八时许,太阳终于将身下这块铸铁融化出一条缺口,它开始陷落,像一位辉煌的大师谢幕,幕布拉下来,大师隐去了,可它的余晖还在,还要持续影响后世,它身后留下的那些晚霞得它的光辉照耀,还要火红到很晚很晚,周遭的天际也在感受它的余温,变成空蒙的紫色。与渐暗的大地相比,西面的天空至晚九点左右还显澄明,那清幽的光比白日里的任何时刻都显得深邃,显得弥足珍贵。当头顶上泼墨般的流云渐渐消隐于黑暗,最后一条木炭似的晚霞也燃成了灰烬,星星们开始在天空登场,它们倾巢出动,只要抬头,就会看到它们若隐若现的身影。一小块月亮原来是在南面的天空悬着的,它该是夜的主角,不过因了前主角的掌声迟迟不息,它一直被忽略,现在终于显露出来,原来它也是一位妙不可言的美人,晶莹剔透,矜持而娇羞。这时的夜空方显圆满,变得愈发动人起来,你在草原的随便一处,都会感受到它的端庄秀美,它的沉静雍容,而地球上

肃立的你仅渺小如一只淹没在黑夜里的蚂蚁。

草原的夜风也是迷人的,无论白天多么炎热,待夜幕四合,夜风便会送来沁人的凉爽。这当儿,归圈的牛羊正细细反刍,马群埋在夜色里响鼻食草,此时清凉的夜风多么重要,会替牲畜梳理皮毛,刮去它们一身的汗水,更会适时轰走嗡嗡乱转的蚊虫。不远处,隐隐约约的蒙古包上歪斜着一缕炊烟,那也是夜风的杰作,似把牧人的乡愁拉长,吹远……侧耳倾听,风吹草动,沙沙如细雨飞蛰;风吹星动,空茫似大音希声;风吹心动,那是热泪盈眶的我在感恩上天,让自己有幸见此美景,来这世上走过一遭……

草原的晚会排序井然,日落前是鸟们的即兴和声,日落之后,舞台转场,表演者从水泡和湖泊涌现,宛若一群倒映在水面的星星,它们的合唱有点匆忙,有点迫不及待,那一池池不太整齐的蛙鸣此起彼伏,震荡着风的耳鼓。待到夜色黑透,真正的繁星乍现时,蛙们就乖乖地闭上了嘴巴,像处子般静止不动了。晚十点,草原只剩下了皎月之光,只剩下了星星的窃窃私语,只剩下了无法言说的静谧……

这一切要一直延续五个小时之久,待那位辉煌的大师魔法般地再次从东方驾临,一时间百鸟齐鸣,昆虫群舞,蚂蚁出洞,夜色才像蜷缩在蒙古包前的黑犬那样,不紧不慢地摇着尾巴追赶早起的牛羊群去了……而享用了一晚美丽夜色的我,这时却要倒头睡去,沉入草原今世的梦中……

风云变幻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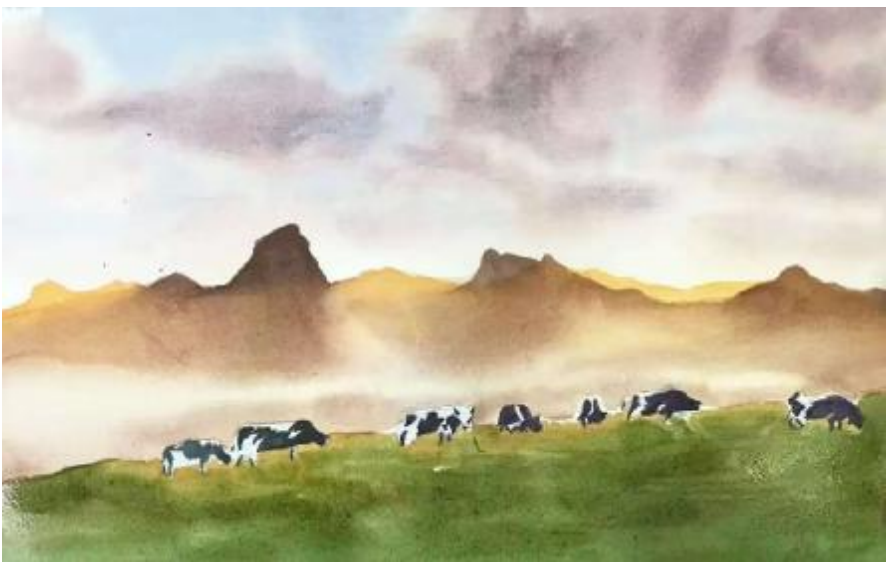
在呼伦贝尔,风和云比谁都要常见,迎面是风,抬头见云,风和云是草原的常客。牧人也最关心风云,有云有风才有天气预报,电视广播里一般都把云多云少放在前面说,然后说风——今天到明天,牧区多云,X级西南风……预计明天到后天阴,有小雨,西北风X级(“阴”是云多得把太阳都遮挡了的意思)……所以风云在草原相当重要,相当于两位贵客,关系到牧草的长势,牧人的牛马羊是否肥壮。这两位贵客非比寻常,都身怀绝技,善于魔法,会七十二变,但牧区的老人不这么说,他们说,草原的天是小孩子的脸,老人说的和我说的都差不多,都在形容天上的风云多变,多变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说吧,变幻莫测,乱七八糟,一塌糊涂,都可以形容它们。这么说来,它们更像小孩子的涂鸦,胡乱画,天马行空,想象力丰富,有时画成一团死黑,一团乌墨,然后用衣袖随便一抹,再重新画。

夏秋时节是风云最起劲的时候,如果你出门看到天空如洗,一碧万顷,太阳甩开膀子一顿烧烤,到处看不到风和云的影子,不要着急,那是风和云去别处串门了,此时也许在贝加尔湖玛利亚大婶家的上空,或者大兴安岭鄂温克驯鹿营地里,抑或日本海、黄海的捕鱼船甲板上,待不了两天就转回来。说着说着就风起云涌了,它们从哪面来看风向,要看它们高不高兴,有时你以为是西南风,可不一会儿就变了,变成了东北风。原来风也分团伙,看谁压倒谁,谁能占上风,谁就可以挟裹着云跑,像“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号令天下云团。云听到了集结号,不到半天的工夫,千军万马齐聚而来,好家伙,那阵势真像把大海搬到了天上,铺天盖地的。此时集团军还没有接到进军的指令,各自为政,南边一大片马鸣萧萧,北边一大群紧锣密鼓。太阳还没有被完全遮挡,见缝插针,从层层乌云里泻下的光格外辉煌,像从空中射下的一捆捆熠熠生辉的箭簇。就这么波涛汹涌了好一阵子,有的军团挨不住寂寞,开始私自行动,四面望一望就知道了哪块云朵开小差了,哪儿与地面雾气腾腾地连成一片,哪儿就在下雨。有时东边日出西边雨也是常有的事儿。

我在草原见过最大的一场风雨是在一个夏日午后。那天天空有着明显的假象,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云,可牧民大叔却说要来雨了,他指着西南方向的一片云给我看,我只感觉那里的天很暗,有山那么大的一片云,因为距离甚远也没看出它的端倪。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突然狂风大作,沙尘四起,那座大山黑压压而来,气势汹汹,转瞬间天就黑下来,黑得真像一大口黑锅底,让人毛骨悚然,以为来了什么妖魔鬼怪,或者世界末日降临了一般。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奔逃,还没跑出几步远,暴雨倾盆而下,倾盆也不准确,应该是把大海直接倒在了头顶,我们只有在海水里拼命游泳的份儿。

雨晴之后的天空,风息了,云也折腾累了,退出一大片天蓝给草原。此时的云,有的像水墨画大师任意而为的泼墨,色彩绚烂;有的蹲在天边,犹如洁白而高耸的雪山,其实用雪山也无法形容,那是一群比大象高出一万倍的白色天马,正漫天打滚,横空踢踏。此刻,一条七色的绚丽彩虹作为最后的表演,它要为这场风雨盛宴添上神来之笔,直至升华到神奇壮丽的意境——当它慢慢爬上云梢,大自然的交响乐便由远及近徐徐奏起,先是云雀鸟的独自歌喉拉开序幕,接着蚂蚱、蟋蟀,各种不知名的昆虫振翅而鸣,布谷鸟、百灵、灰鹀、天鹅都加入进来,且歌且舞,牛羊羊群开始和声,牧草拉的是小提琴,风吹奏着长笛,伴着云际里远去的雷声隆隆……这瑰丽壮阔的诗篇非天堂才有,更常在人间草原……

待到明天,风和云又会去别处沐浴大地,恩泽生灵,但总会有一些散兵掉队,余下一些闲云为牧人遮阴避暑。那些闲云团团簇簇,雪白如棉,更似牧人把羊群放牧在了天上……



风吹草原

□ 李 岩

牧 春

嫩草如婴唇
羊叫的声音如婴唇
羊吃草的声音如婴唇

牧人目光倦散
脸颊飘荡红润

阳光醉泣:
羊与牧羊人
一朵春天
安憩着另一朵春天……

静 夜

星河河面成灯
草与露珠亲吻
蒙古马,汗血马
那不是草原深处
千百年不消失的靈魂

风吹远,将静谧吹成
愈加喧嚣的日轮……

风吹草原

风吹草原
吹过草原的坦荡与辽阔
草的芬芳花的芬芳浸入衣襟
心愈加狂喜眸子愈加澄明

一切都如这通遼
那个叫巴特尔的蒙古汉子
牵着那匹雪白的骏马
奔向湖边的那片丛林
风已放慢脚步
柔柔地抚摸着他的络腮胡子
柔柔地把骏马的周身亲吻
那气息好熟悉,让他心跳加速
四面八方涌来娜仁花的眼神
那清微明亮宛若皎月
月光下,顾不上马头琴的琴音
躺在草地上,那双酥手
抚摸着 he 健硕的胸脯
心如大海般波涛翻滚

风吹草原

风一遍遍吹草原
风声中,她归来的脚步声似乎临近
思念,甜蜜而又忧伤
眼角,汇聚泪痕……

月夜,马头琴音

月圆圆且皎洁
马头琴的琴音
在草坡上颤栗
如泣如诉,那是曾经的历史
波澜壮阔,伟大绝伦,震撼古今
一个名字,还在草原代代相传
一个民族,罡风狂击海浪般激越雄浑
长明灯,已近千年
在草原不曾熄灭
铭记在心中的圣景
依旧炽热,随阵阵琴音
向苍穹飘升,融入并感动日月星辰

马头琴音忽然停止

含泪的眸子在草原上逡巡:
像萤火虫,却不是萤火虫
草尖上缓缓飘闪着一团团光晕
似有声声雷鸣猛烈撞击身心;
欢迎呀,铁木真与他的子孙回家
欢迎呀,终于回归草原的靈魂……

草原,点缀秋草的露珠

草原橙黄。晨露处处点缀
隐在白云里的星群
痴痴地凝望露珠
孩子眷恋母亲殷闪烁的眸光
汇满无尽的倾慕与纯真

露珠不语愈加深沉

幽思中呈现出草原的葱翠
把鸟鸣,粘浮在草尖上的星群
把昆虫与草的絮语
把马头琴,牧歌
把与月光嬉戏的白羊羔红马驹黄牛犊
在脑海中又一—重溫

露珠心疼草原。草原像慈母
把身心全部无私奉献
却从不考虑身心是否疲惫
额头上是否已悄悄增添皱纹
此时,在露珠眼里
秋草宛若产后的母亲
把草籽又一颗颗抖落草地
凝重深沉的爱,肆意延伸……

草原夏雪

对好邻居大兴安岭
夏季常常瑞雪纷纷
草原的树呀花呀草呀
向大兴安岭久久凝望
目光愈发凝重深沉
目当夏雪忽然降临自己胸怀
草原却开始诚惶诚恐
张开心身的每一个细胞
任凭雪花抚摸,亲吻,浸润
阿爸早已伫立草地
笑着观赏着雪花与牛犊马驹嬉戏
那眼神,那笑容
仿佛是在凝视久别重逢的儿孙
烟圈飘舞,与雪花对舞
牛犊马驹跑过来轻扯着他的衣襟
刚熬好奶茶的额吉推开蒙古包门
额头汗珠晶莹,脸庞闪烁红晕
一曲悠扬的蒙古长调
宛若来自额吉的靈魂
雪花陶醉了,牛犊马驹陶醉了
都在侧耳谛听,不知不觉
歌声已捧起
草原上冉冉升起的日轮……

草原上的一棵白桦树

它感谢那只山雀,从不远处的故乡
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
把桦树籽带到这片草原
从此在草地上深深扎下根
艰难不提。困苦不提
白风席卷烟泡雪总是手下败将不提
只想提身边的花,身边的草
只想提阿爸与额吉
只想提马头琴声与长调呼麦
只想提羊羔马驹牛犊
它们都是梦灵魂牵的亲人
那个生态诗人说的真好:
草原的生物链还很脆弱
生态之旅任重而道远
风频频从故乡大兴安岭吹来,带来
母亲的叮咛:你永远肩负责任与使命
不敢忘记,不敢抛对母亲与故乡
但却真的高兴:湖边来的游客真多
赞叹着:多么迷人的白桦树
多么清激透明的湖水
多么美的湖面上的灰鹤白天鹅……

长 调

长调从东边的草地响起
仿佛一颗颗被阳光浸润的露珠
在草尖上轻轻碰撞,颤栗
呼麦从南边的草地响起
如鸟鸣与泉流交融后
在山涧中回声经久不息
那位初到草原的汉族兄弟
侧耳谛听,脸庞涌荡绯红
激动得不知所措,喃喃自语: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只有天能唱出这样的声音与旋律
天真的轻轻翻下身
凝视着这片草地
花,陶醉着
草,陶醉着
与天此时的心境
愈加心照不宣地默契……

